

§ 榮耀與猜忌

雅典，酒會的燭火搖曳，陶杯的聲響與琴聲交錯。戰捷的消息甫傳入城內，整個市集與港口皆在喧騰。民眾傳頌亞西比德之名，將他與昔日薩拉米斯海戰的提米斯托克利(Themistocles)並列。

在一處貴族宅邸，克里提亞斯冷笑着舉杯，目光卻並不在歡呼的人群。

「諸位同胞，亞西比德果然又一次抓住了命運的鬚毛。他把斯巴達的船全部驅逐於馬爾馬拉海。是的，他現在被視為英雄，甚至有人說應該立即迎他回城，給予全權。」

席間的年輕人鼓掌叫好，認為亞西比德的歸來正是雅典再興的徵兆。然後，克里提亞斯的語氣轉冷：

「然而，你們難道忘了嗎？這個人曾叛離我們，與敵國斯巴達同謀，甚至謀求波斯人的庇護。如今他因戰功而歸，難道就能洗去過去的污穢？他今日可以為我們勝利，明日也可以為自己榮耀而賣掉我們的城邦。」

一名主和派的政客附和道：「我等素來主張與斯巴達議和，如今卻被這場勝利沖得無影無蹤。人民的熱情像潮水一般，誰敢反對亞西比德？不過……若是不能動他，也許還有別的目標。」

目光無聲地轉向角落，蘇格拉底正與幾名青年討論「正義是否依於法律，抑或高於法律」。他的聲音平緩，卻刺耳地游離於喜慶的氛圍之外。

「這樣的人啊，」克里提亞斯壓低聲音，「質疑城邦、質疑神祇、質疑我們的制度。或許他不曾率軍叛變，但他的話語比長矛更能動搖人心。若有一日，我們需要祭品，他將是一個合適的名字。」

青年們面面相覷，沒有人應聲。酒會的樂曲仍在高奏，彷彿掩蓋不了那股暗暗湧動的不安。

同一時刻，遙遠的小亞細亞，薩狄斯(Sardis)的波斯總督宮殿。

斯巴達使節赫拉克利得斯與法爾納巴佐斯(Pharnabazus)相對而坐，氣氛沉重。

「大王的黃金若再遲疑，」赫拉克利得斯開口，「希臘的均勢將徹底傾向雅典。庫茲庫斯之敗，我方艦隊全軍覆沒。沒有金援，我們便無法在愛琴海立足。」

法爾納巴佐斯端坐不語，眼神卻閃爍計算。對波斯而言，最有利的局面並非斯巴達的勝利，而是兩城持久消耗。

「波斯王希望看見的是雙方長久疲弊，而非雅典再興。」他緩緩答道，「不過，你們既然如此誠懇，本官會將此事奏報。但請記住，黃金並非無條件的施捨。你們必須允諾：若我們供給你們重建艦隊，你們必須承認小亞細亞的諸希臘城邦歸波斯統治。」

赫拉克利得斯的眉毛一跳。這意味著放棄伊奧尼亞希臘人的獨立，等於將他們推入波斯懷抱。然而此刻斯巴達的處境並無太多選擇。

「我將回國商議，」他僵硬地答應。

法爾納巴佐斯微笑，彷彿早已預料斯巴達會吞下這枚苦果。

雅典與薩狄斯的兩幕情景，恰似雙城命運的鏡像。

一方因勝利而自信高漲，卻暗藏政治裂痕；
一方因失敗而低首求援，卻不得不向外國強權獻上城邦同胞的命運。

雅典城門外，喧聲如雷。

人群自皮里亞斯港(Port of Piraeus)一路排布至衛城大道，無數花環被拋灑在戰船與步隊之上。亞西比德立於戰車，身披紫紅外袍，額前束着金色頭飾，宛如昔日征服小亞細亞的英雄。士兵們高呼他的名字，婦女從窗臺拋下彩帶，孩童追隨在車後。

「亞西比德回來了！我們的救星！」

在連年敗績與動盪之後，庫茲庫斯的捷報讓雅典一夕之間充滿希望。民眾不再議和，而是談論重建帝國、恢復霸權。

然而，在議事廳的陰影裡，並非所有人都樂見如此場面。

克里提亞斯冷眼旁觀，他知道：這位華美的將軍若被人民推上高位，必將左右一切。與其正面衝突，不如等待時機，看他如何在驕矜與野心中自陷泥淖。

當夜，市民們為凱旋舉辦盛大的宴飲。亞西比德在高臺上舉杯致辭，聲音鏗鏘：

「同胞們！我們的敵人已在馬爾馬拉海潰散，斯巴達無力再戰。我向你們保證，只要信任我，海上霸權必將重回雅典！」

一陣雷鳴般的掌聲響起。

然而，在人群後方，蘇格拉底靜靜站立。他的弟子們勸他也去高聲稱頌，但他只是搖頭。

終於，他被推至前方，與亞西比德正面相遇。

「蘇格拉底！」亞西比德帶著微笑，語氣中卻有幾分挑釁，「昔日你曾是我師，如今你可還認得我？」

「我當然認得你，」蘇格拉底回答，「你仍舊光耀奪目，眾人都因你而振奮。」

「那麼你是否也為我感到驕傲？」亞西比德逼問。

蘇格拉底凝視他良久，緩緩開口：「我為雅典人的勇敢感到驕傲，為戰士的犧牲感到敬重。至於你——若你能戰勝自己的欲望與野心，那時我才會真正為你驕傲。」

人群一片嘩然。有人喝罵蘇格拉底不識時務，也有人因這突如其來的直言而愕然。亞西比德的笑容一瞬間僵住，隨即又恢復從容。

「蘇格拉底啊，你總是喜歡挑剔。可惜，城邦需要的是勝利，而非辯論。」

「若勝利使我們失去理性，」蘇格拉底淡淡回應，「那麼失敗也許更接近真理。」

現場陷入尷尬的沉默。亞西比德舉杯，轉身接受人群的歡呼，將蘇格拉底的話拋在身後。

次日清晨，議事廳內的爭論再起。主和派政客憂心亞西比德權勢過大，密謀如何限制他的權力。有人建議以法律審查他的財產與過去的叛國嫌疑，有人則提及「市集中有一個哲人，不斷質疑城邦的價值，或許可先從這裡著手」。

蘇格拉底的名字第一次在政爭中被低聲提起。

遠離愛琴海的塵煙，蘇薩的宮殿閃耀著大流士之子的威嚴。青玉鋪地，金柱高聳，獅首浮雕注視著每一位來者。這裡不是自由的集市，而是帝國的心臟，諸國使節在此低首叩拜，等待波斯王的一言。

斯巴達使節赫拉克利得斯與數名隨員，被侍從帶入大廳。廳中香氣氤氳，波斯王阿爾塔薛西斯二世(Artaxerxes)坐於寶座，周圍站立著近衛與宦官。他的神情安詳而遙遠，彷彿凡人的苦難與榮耀皆不能撼動他的目光。

赫拉克利得斯上前，依照習俗伏地，額觸冰冷的大理石。這對習慣平視同僚、甚至在希臘諸城邦稱霸的斯巴達人而言，是極難忍受的羞辱。

「偉大的波斯王啊，」他開口，聲音因緊張而略帶顫抖，「我們來自拉刻代蒙(Lacedaemon)，希臘最嚴謹而勇敢的城邦。雖然在庫茲庫斯一役中，我等一時受挫，然我們依舊能與雅典抗衡。只是，若無陛下的黃金，我們無力重建艦隊。故此，願以我方誠意，換取陛下庇護。」

阿爾塔薛西斯靜默不語，宮殿內只有銅燈燃燒的聲音。良久，他抬手，示意總督提思薩弗尼斯(Tissaphernes)代答。

提思薩弗尼斯上前，目光冷峻：「斯巴達人，你們需要的是船與銀兩。波斯人需要的，卻是伊奧尼亞(Ionia)的安寧。若你們願意承認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自此歸我王統治，那麼，黃金與木材自會源源不絕。否則，你們不過是失敗者的空言。」

赫拉克利得斯心頭一震。他知道，這是將伊奧尼亞同胞拱手交予波斯。可若拒絕，斯巴達便無從在海上與雅典再爭。

他遲疑片刻，終於低聲回應：「此事……需歸國請議。但我敢言，若無波斯金援，希臘的平衡終將傾向雅典，屆時陛下將面對一個更為強盛而狂妄的海上霸主。」

阿爾塔薛西斯終於開口，聲音深沉而悠遠：「我需要的不是忠告，而是效忠。你們回去吧，帶著這份條件。若斯巴達肯俯首，王室將助你們復起；若不肯，黃金也可給雅典。帝國的財富足以玩弄你們的爭戰。」

說罷，他輕輕揮手，宦官們引導使節退出殿外。

宮殿之外的長廊，赫拉克利得斯與隨員沉默良久。

「我們已無選擇，」一名副使低聲說，「失去艦隊的我們，若不依靠波斯，就只能坐看雅典恢復霸權。」

赫拉克利得斯卻緊咬牙關，眼神中閃過一絲苦澀的清明：「是的。為了勝利，我們必須飲下這杯苦酒。但請記住——若有一日我們擊敗雅典，這筆屈辱的帳，也將記在波斯人頭上。」

遠處，波斯宮牆在夕陽下泛出金紅之光，像一張巨大的網，靜靜覆蓋在希臘人的未來之上。

皮尼克斯山(Pnyx)上，民會聚集。石階上密密麻麻坐滿了公民，陽光灑下，照耀著數百張面孔，既有熱情也有疑慮。

亞西比德披著紫色長袍，昂然而入。他身後跟隨著凱旋的水手與戰士，人人佩戴花環，手持海戰的戰利品。群眾爆發歡呼，猶如海浪拍擊石岸。

「看啊！這就是我們的英雄！」

「若無他，斯巴達艦隊早已直逼比雷埃夫斯！」

聲音震耳欲聾。

然而，在前排的位置上，幾名主和派政客交換眼色。他們明白，若不及時抑制亞西比德的聲勢，他將以英雄之姿壓倒整個議會。

克里提亞斯率先起身，舉手示意安靜。

「公民們！」他的聲音冷冽，「我們當然承認，庫茲庫斯的勝利振奮人心。亞西比德確有功績。但別忘了，他曾經背叛本城！他曾逃往斯巴達，甚至向波斯求庇！如今他歸來，我們要給他榮譽，還是要給他審判？」

一陣嘩然響起。有人附和，有人喝罵。

亞西比德緩步上前，神色從容。他舉起雙手，等待群眾安靜。

「雅典的同胞們！」他的聲音洪亮，「我不否認，我曾流亡，我曾在異國度日。但你們可曾想過，這一切因何而起？是因為我被不公正的指控逼走——那場『神像破壞案』，那場『褻瀆秘儀』的指責，沒有證據，卻奪走了我的地位！」

群眾低語，有人點頭。

「而在流亡之時，我並未忘卻祖國。我尋求的是歸來的契機！今日，我帶著勝利回到你們面前，帶著被摧毀的斯巴達艦隊，帶著海上霸權的希望！你們要懷疑我，還是要信任我的行動？」

他的語氣激昂，手指向群眾，目光灼熱。

「是的，我曾在斯巴達逗留。但若沒有我的周旋，雅典怎能看清敵人的虛實？是的，我曾接近波斯，但若沒有這些經歷，我怎能知曉他們的虛偽與貪婪？如今我回來了，用戰功證明我的忠誠！」

人群爆發掌聲。

克里提亞斯皺眉，再次開口：「你口舌伶俐，但口舌能抹去罪行嗎？你有無可能再次叛變？倘若我們將城邦全權交予你，是否等同於將雅典交給一個不可測的人？」

亞西比德冷笑：「克里提亞斯，你與你的同夥才是危險的。當士兵在海上拼命時，你們在此高談和議；當艦隊需要支援時，你們在此斤斤計較。誰才是雅典的絆腳石？！」

他猛然轉身，面對全體公民，高聲道：

「我不求免責，我求的是試煉。給我艦隊，給我軍權！若我再次背叛，願受最嚴厲的懲罰！但若我帶來勝利，願你們給予我應得的榮耀！」

群眾的熱情徹底被點燃。有人高喊：「給他軍權！」、「讓亞西比德領軍！」

聲音一浪高過一浪，最終淹沒了主和派的質疑。投票的結果幾乎一面倒：亞西比德獲准再度掌握雅典艦隊，並被授予極高的軍事權限。

克里提亞斯坐回座位，臉色陰沉。他心中明白，這一日的勝利屬於亞西比德，但政治的潮水從不會停駐，榮耀與猜忌總是相伴。

後記

在庫茲庫斯海戰（前 410 年）勝利之後，亞西比德的軍事與政治生涯出現了幾個關鍵節點：

1. 前 410 年 - 前 408 年：連續出征
 - (1) 庫茲庫斯勝利後，亞西比德掌握艦隊，繼續進行多次遠征。
 - (2) 例如前 409 年，他在小亞細亞沿岸與斯巴達交戰，收復了一些城邦。
 - (3) 前 408 年，他率軍進攻拜占庭（Byzantium），成功奪回這個重要的糧食通道城市。這場勝利極大提升了他在雅典的聲望。
2. 前 407 年：凱旋歸國
 - (1) 在連續勝利後，亞西比德於前 407 年夏天凱旋回到雅典，受到極盛大的歡迎。
 - (2) 雅典人赦免他過去的罪名，恢復他的一切榮譽，並任命他為最高統帥（strategos autokrator，擁有幾乎獨裁的軍事指揮權）。
3. 前 406 年：諾提翁（Notium）失利
 - (1) 亞西比德離開艦隊暫時去籌措資源，把艦隊交由副將安提俄庫斯。
 - (2) 安提俄庫斯違令挑釁斯巴達名將李山德（Lysander），結果在諾提翁海戰慘敗。
 - (3) 雅典人雖然沒有直接處死亞西比德，但輿論責任落到他頭上，他再次被撤職、流亡。